

第一章 北斗七星續命陣

幽暗的地宮中畫著瑰麗又詭譎的壁畫，四方角柱上雕刻著四爪盤龍，正中央擺著一口九尺石棺。

「不愧是前朝第一殺將，這裕王墓中的機關簡直堪比皇陵了吧。」

一位身穿寶藍色束腰襦衫的少女手捧燭臺站在那棺槨旁，墓穴中無風，火苗卻極不穩定地跳躍著，映襯得她臉色慘白，乍一看有些瘆人，但細細看來依稀可辨那姣好的容顏。

「妳怕了？」站在她身旁的男子頹然直立，修長的眉峰微挑。

「沒……」商慈反射性地搖頭。

這是她第一次盜墓，怎麼肯在師兄面前露怯，臉上故作輕鬆，但心裏始終繃著一根弦。她隱隱有種預感，此次盜墓之行不會這麼順利。

商慈有些疑惑地來回撫摸著棺蓋，問道：「羅盤指著的方位就是這了，難不成穴口在棺槨裏面？」

巽方抿著唇沒有回答，若有所思地圍著棺槨轉了一圈，接著又蹲在地上，伸手敲了敲石磚，半晌後站起身走到棺頭，雙手扶住棺槨邊緣，雙臂發力，幾百斤重的石棺就這麼被他徒手推開了。

隨著正棺的移位，棺底掩藏的東西暴露在兩人面前。

商慈的眼眸霎時發亮，心底那絲不詳的預感在看到棺底那口純金打造、在黑暗中閃爍著光芒的金井時瞬間消散了。

這便是處於陰陽樞紐上的「穴口」，需投入大量的寶器金銀才能鎮住整個陵墓風水局。

穴口裏的寶貝往往是整個墓穴裏最值錢的，看到這口金井，商慈彷彿看到了一堆金銀財寶在衝她招手。

兩人眼中雖難掩興奮，但謹慎起見，誰也沒有貿然下井。

巽方從袖中掏出一只刻滿卜辭的黃褐色龜甲，正欲算上一卦、卜問一下凶吉時，只見龜甲邊緣竟憑空出現了一道細小的裂紋，他眸色一沉，抬頭去看墓頂，只見石板接縫處有零星土灰掉落，他的耳朵動了動，如墨的瞳孔倏地放大。

「不好，墓穴在震動，快跑！」

商慈還未反應過來，就被巽方猛地攥住手腕，跟在他身後狂奔。

龜甲無故開裂是為大凶，零星掉下的灰土、頭頂上方的異響，種種跡象都顯示著這座墓穴即將坍塌的徵兆。

商慈一邊狂奔一邊想，明明他們已經如此小心了，怎麼還會觸發機關？

一定是那口棺槨！

兩人終究是經驗不足、道行太淺，裕王是百餘年前的一位前朝王爺，曾帶兵遠征遼國。當時為了不洩露陵墓的位置，他坑殺了所有參與修建陵墓的工匠。

傳聞裕王墓裏有他當時征戰遼國所搜刮而來的寶藏，數目之大富可敵國，是當今盜墓賊們心心念念的「四大消失的古墓」之一。

盜墓不是他師兄妹的本行，但無意間發現這麼一處寶地，儘管茬子很硬，他們也

心存一絲僥倖，想要咬上一咬。

為此他們做足了前期準備，保險起見也沒有打陪葬品的主意，甚至連棺蓋都沒打開過，只想從穴口裏弄幾件趁手的法器，然而謹慎至此還是中了招。

他們躲過了弩箭、滾石等各種明槍暗箭的機關，甚至破了令無數盜墓者談之色變的流沙陣，沒想到臨近最後關頭還是功虧一簣。

誰能想得到那裕王決絕如斯，寧願墓穴塌掉也不讓盜墓者們順走一分一毫。

不過瞬息的功夫，兩人後方傳來巨石砸地的劇烈聲響，墓頂的石板像雪花一般撲簌簌地往下，墓頂上方積壓著的積石和夯土層也以金井為中心水波似的向外擴張掉落！

商慈感覺到手心滲出了汗，她沒有回頭，單憑後方不斷逼近的巨響，便可以感覺到墓穴崩塌的速度明顯比他們兩人奔跑的速度更快！

巽方依舊緊緊攥著她的手腕，他的速度比她快，幾乎是拖帶著她在跑。

兩人拐過一道墓門，已經可以看見幾十米外的陵墓洞口了，那抹閃著亮光的洞口此時此刻是他們唯一的生機。

臨死關頭才會激發出人的潛能，他們用平生從未有過的速度奔向那抹光亮，五十米、三十米、十米、五米、三米……

在離洞口還有三米的時候，不斷掉落的石板還是追上了他們。

商慈只覺得有塊堅硬的物體狠狠地砸中了她的腦袋，當時便覺眼前一黑，眼花伴著耳鳴占據了她全部的思緒。

就在商慈以為要被掩埋進山底時，巽方拉住她的手腕將她往前一提，另一隻手扣住她的腰，雙腿蹬地，飛身向著洞口撲了出去。

腥黏的液體汨汨地往下流，溫熱地滑過臉頰，商慈知道她的腦袋瓜肯定裂開了。

巽方在撲出去的那一刻，懷裏還緊緊地抱著她，直到快落地前，為了不壓著她，雙手往前一送，將兩隻胳膊墊在她的身下，所以商慈只感覺到了很輕微的震動，他則狠摔在碎石地上。

巽方很想一躺不起，但此刻的狀況容不得他有半點喘息。

裕王墓建在一座小山丘之下，地底墓穴的崩塌帶起山體震動，他們身後的洞口已徹底被掩埋，不時有亂石碎土從山頂滾落。

他嚥下口中的腥甜，迅速從地上爬起，彎腰把商慈打橫抱在懷中，朝山丘對面的林地裏走去。

方才情況太緊急而來不及查看，現在他低頭一看卻是觸目驚心——她的血染紅了半邊臉，滴滴答答的落在地上。

巽方用盡全身的力氣才能控制住胳膊不發抖，但他的聲音卻怎麼也穩不下來，「阿慈，撐住！我現在帶妳回竹屋，師父臨走前給我們留下了不少止血的草藥……」看著巽方一剎那失去血色的臉，她張了張嘴，想說些什麼，卻梗在喉嚨裏發不出聲音來，她感覺到眼皮越來越沉，很想閉上眼睡一覺，但她心裏明白，也許這一閉就再也醒不來了。

「打起精神，別睡過去，睜開眼睛看著我，不——」

她最終還是闔上了眼，巽方顫抖到發狂的嗓音在耳邊成了空響，她徹底失去意識，陷入沉寂的黑暗。

商慈從未想過，飄懸在半空中是如此奇妙的感覺。

她知道她已經死了，就在魂魄抽離軀體看到草地上那了無生息的自己時就明白。商慈沒有太多的哀痛也沒有害怕，反而有種「反正都已經死了」的釋然。她飄到自己的身旁，好奇地打量著，心想原來她從側面看是長這個樣子的？

她的身體被擦拭得很乾淨，臉上的血跡都沒了，安靜地躺在那兒，就像是睡著了一般。反觀正對著她、盤膝而坐的巽方，他身上的長衫已辨不出原本的顏色，沾滿了髒汙的血跡與塵土，甚至臉上也有幾道灰痕。

這還是她那個占卜作法前必換衣淨手、有潔症到容不下一絲灰塵的師兄嗎？她從未見他這般狼狽過。

她飄到巽方面前，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想要觸碰他的臉，他卻突然睜開眼，把她嚇了一跳。

巽方的目光毫無阻礙地越過她，落在平躺在草地中央的少女身上。

商慈順著他的目光看去，這才發現師兄和她屍體之間的空地上擺著七盞燭光搖曳的青瓷燈，七盞青瓷燈擺放的位置形狀正是北斗七星的方位。

商慈抬頭看向天空，此時的夜空宛如一塊黑色布幕，上面星羅棋布，她的正上方正對著北斗七星，不過有塊陰雲遮住了天樞和天璇兩顆星辰，陰雲一點一點的往南飄，露出七星全貌只是遲早的事。

巽方似乎在等待，等待北斗七星照映大地的那一刻。

商慈好像知道他要做什么了，這是北斗七星續命陣，他要為自己續命。

她曾經聽師父提起過這陣法一次，因為這是唯二可以讓人起死回生的陣法之一，所以她印象特別深刻。

不過此陣法限制頗多，成功率也只有七成。被續命者必須死亡未滿十二個時辰，屍體保存完好，壽終正寢者不可用、命煞纏身者不可用，但對於施法者的弊端是什麼來著？

商慈搖搖頭，記不清了……

陰雲已全然飄開，今日的北斗七星相較其他星辰格外明耀。

巽方從懷中拿出一張用朱砂寫滿符文的黃紙置於陣前，左手兩指壓住符籙，閉上雙眼，屏息凝神，右手掐訣，低語念咒。

她心底還在嘲笑，符籙？師兄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學起臭道士的做派來了？看師父回來後怎麼罵你……

半晌後，神奇的事情發生了，從北斗七星處落下七道光束，分別打在七盞青瓷燈上，光束在七盞燈間連接，後又分出三支來，一支連在商慈的屍體身上，一支連在商慈的腳下，一支則連在巽方壓著符籙的兩指之間。

光束的光芒極淡，淡到商慈以為自己已經魂歸陰間了所以才能看見。

那光束好似有力量，拉扯著商慈，把她往自己的屍首方向拉。

商慈覺得很新奇，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著，但接下來的情景卻讓商慈永生難忘。巽方的嘴角漸漸滲出血液，他那頭烏黑如墨的長髮從髮根處開始一寸寸地變白，商慈大驚，一把撲過去想搶奪他的符籙，但是手觸碰到符紙時卻像碰到了燒紅的烙鐵，燙得她指尖生疼，她轉而想去抓住巽方正在掐訣的手，卻毫不意外地抓了個空。

「住口！別念了，我不需要你為我續命……」

她急得大叫，蹲下身來想吹熄青瓷燈，用吹的不管用，便用腳去踩。

然而這和觸碰師兄的狀況一樣，她的腳直接穿過燭火和燈臺落在了地上，她又想去破壞那幾道光束，但都是白費力氣。

最後，商慈哭坐在地上，看著已是滿頭白髮的師兄替她念完最後一個音節，任那光束拉扯著她往軀體那邊移動。

此刻，他們兩人都沒有注意到，對應著搖光星位的那盞青瓷燈，火苗漸小，跳動了兩下，不聲不響的滅了，只餘一絲輕煙。

巽方念完口訣後睜開眼，立刻便瞧見了那盞熄滅的搖光星位，暗道一聲不好。

商慈此刻僅差一步就能被拉回軀體。

她和自己的屍體並肩躺在草地上，臉上還在流淚，這時卻驟然颳起一陣罡風，她感覺到有一股巨大的吸力牽引著她，以風馳電掣的速度拉扯她飛到半空。

她掙扎著、揮舞著四肢，全是徒勞，那股吸力帶著不可抗拒的力量抓著她不放，恍若是宿命指引。

而那力量帶著她掠過層疊的山巒、奔騰的江流，掠過無數的城池村落，終於在飄到一座廟堂上方時，將她丟了下去。

第二章 被石板拍死的兩人

身體不斷地下墜、下墜，猛然間回魂，四肢有了實感，商慈緩緩睜開眼睛，她現在是在哪兒？

她有些迷茫地環顧四周——月白色的輕紗幔帳，燃著艾草的三足獸紋香爐，素雅的各類竹編裝飾，以及床榻邊坐著的那個衣衫半解、露出大半赤裸胸膛的男人。許是空氣中艾草的氣味使她找回了一絲清明，她的眼神由迷茫變成了驚疑，她倏地從床上坐起。

「醒了？」男人聽到動靜，偏過頭皺眉問了一句。

商慈對男人的話恍若未聞，她腦子裏現在被各種疑問塞滿。

在被石板砸中失去意識之後發生的那些事虛幻而縹緲，就像作了一場詭異的夢，但和師兄探裕王墓的種種又是那麼真實。

她死而復生了？師兄的北斗七星續命陣到底有沒有成功？為什麼她醒來後在這麼一個奇怪的地方？難道……

驚疑揣測間商慈的目光落在牆邊案臺的一面銅鏡上，她慌張地翻身下床，連鞋都未穿，直接赤著腳大步走到案臺前，一把拿過銅鏡。

就見銅鏡裏的少女約莫有十五六歲，遠山眉、含情目、點櫻唇、冰雪肌，沒有佩戴任何釵環，及腰的長髮凌亂地披散下來，身材有些纖瘦，但這絲毫沒有影響到

她的美，反添了幾分弱柳扶風的楚楚動人。

雖然商慈私心覺得自己姑且也算個美人，但這張美到驚豔、頗有幾分禍國相的臉，絕對不是她的！

商慈放下銅鏡，說不清心裏是什麼滋味，不但死而復生還換了副好皮囊，換做任何一個人都會激動得手舞足蹈，但她現在怎樣都笑不出來。

做他們這一行，首要銘記於心的便是天道規則。凡事有因有果，有借有還，在天道面前永遠討不了「便宜」這二字，若是為活人消災除煞還好說，偏偏她已經是一腳邁進陰司裏的人了，就這麼生生地給拽了回來，師兄這般為她逆天改命，其中所要承受的因果，商慈不敢去想。

心臟怦怦急跳著，商慈深吸一口氣，努力平復，如今說什麼也晚了，還是先搞清楚現下的狀況吧。

再次環顧起四周，一垂眸看見身上穿著的一襲灰袍素衣，她同時回憶起方才看到狀似寺廟的樓宇，難道這裏是庵堂？

這時手腕突然被人攥住，商慈回過頭，望見一張隱忍著怒氣和慾火的臉。

蕭懷崇本就等了她好一會，見她醒了，不但無視自己的問話還跑去照鏡子，又發了好一會的呆，連掃都未曾掃他一眼，全然當他這個大活人不存在，他如何不氣？想起靜慧庵主之前說過「這丫頭是初次待客，若有些地方不周到，還請多擔待」的話，於是蕭懷崇平了平怒氣，沉聲道：「我在床第之事上不喜歡強迫，妳醒了也好，醒了好辦事。」

商慈盯著男人解束腰的動作傻眼，辦、辦事？

蕭懷崇抓住商慈的後頸衣領，像拎小雞崽似的，大步流星地走到床邊，並把她丟在床榻上。

他的動作粗魯，絲毫沒有憐香惜玉之意，商慈只覺一陣天旋地轉，床板有些硬，她的後腦杓輕磕在了架子床的邊角，當下就是一陣火辣辣的疼，緊接著一些不屬於她的記憶如雨後春筍般冒出。

這身體的原主應是剛剛死去就被商慈鳩占鵲巢，所以她的腦中還殘留著些許記憶片段，這些片段是原主記憶中最為深刻的，或者說是對她傷害至深、刻骨銘心的，所以才會被留下。

因為是記憶中的場景，有些人說出的話都模糊弱化了，僅存下隻言片語，她只能憑他們的表情和動作來推測發生了什麼。

商慈憑著這幾段記憶畫面，大概理清了原主為什麼會死去，以及面前這位登徒子是誰。

原主名叫姜婉，本是大家閨秀出身，父親在朝任職，雖然品級不大，但也稱得上是衣食無憂的清貴世家。

姜婉的生母身體不好，在生下她後一病不起，不久便撒手人寰，姜老爺很快續了弦，後妻馮氏溫柔賢慧會持家，加上連生了兩兒一女，牢牢地掌住了管家大權。正如話本子中寫的那樣，繼母有兩副面孔。在姜老爺面前，馮氏待她那叫一個溫厚可親，私下裏雖不至於打罵虐待，但也從沒給過好臉色。於是，身為嫡長女的

姜婉在懂事起就過著爹不疼、娘不愛、姊妹不悌的苦日子。

尤其是有了女兒姜琉之後，馮氏是越發不待見姜婉了，眼瞅著自家女兒和姜婉相差不過兩歲，姜婉卻出落得水靈靈的，不施粉黛也明艷得讓人移不開眼，來府裏串門的客人見了無不誇讚。反觀姜琉，穿的是府裏最名貴的布料，戴的是金銀珠翠，卻仍掩蓋不住其舉止粗蠢、樣貌平庸的事實。

提起姜家小姐，人們第一時間想到的都是美人姜婉，尤其是在她及笄之後，慕名而來提親的人家裏不乏達官貴胄，與她年紀相仿的姜琉卻是無人問津。

馮氏面上不顯，心底的焦慮和嫉恨是與日俱增，終日盤算著該怎麼拔掉這蓋住自家女兒風頭的眼中釘。

姜婉性子軟弱、不與人爭，更是助長了小人的氣焰，她被誣陷在妹妹姜琉的飯菜裏下毒，致使姜琉高燒、臥床不起，且和看柴房的下人私通，被馮氏帶人捉了個正著。

姜老爺一氣之下，便將她送來了尼姑庵清修。

尼姑庵往往比青樓還要汙穢的骯髒地，這家庵堂也不例外，來往的香客中十有八九和這裏的比丘尼有著皮肉交易，這也是百姓間心照不宣的事。

若僅僅是下毒謀害姊妹，也並未造成什麼惡果，這便是件可大可小的家事，不過若破了身子，那就不一樣了。

姜老爺原指望靠這美名遠播的女兒攀上一門好婚事，如今全泡湯了，姜老爺又最重名聲，自知姜婉嫁不成什麼好人家，再加上馮氏在他耳邊吹風，與其把她留下給家族抹黑，索性送走她，權當沒有這個女兒。

於是在姜老爺的默許下，馮氏把她送到淨慧庵清修，任她自生自滅。

姜婉自幼在閨閣中長大，哪裏知道尼姑庵有問題，只想著留在家裏處處受白眼和排擠，還不如在庵堂裏吃齋念佛來得清淨，然而在見到那些濃妝豔抹的尼姑和不正經的香客時，她才醒悟過來，自己是掉狼窩裏了。

她想得通透，有抱著青燈古佛伴此殘生的覺悟，但從沒想過作踐自己的身子。

送她來的丫鬟與淨慧庵的庵主講得頭頭是道，說明只是清修，並說以後每月都會定時來送銀兩，托庵主好好照顧她，姜婉這才安下心。

剛開始在淨慧庵的日子還算平靜，姜婉守著自己那方淨土，關在屋子裏抄誦經文。以前在姜府，丫鬟婆子們欺她性子軟，變著法子偷懶，許多事她都是親力親為，如今孑然一身地到了淨慧庵，姜婉適應得很快。

淨慧庵每日迎來送往，儘管姜婉有心避開，無意間還是被幾位香客瞧見了。

香客暗暗向靜慧庵主打聽她的來歷，甚至不惜花大錢想買一夜春宵，靜慧庵主雖動心，但姜婉名義上還是姜府的大小姐，靜慧庵主有些忌憚她的身分，便將那些香客們通通擋了下來。

只是好景不長，在淨慧庵住了兩個多月，允諾來送銀兩的丫鬟卻再也沒有出現過，姜婉不得不拿出釵環首飾來抵伙食齋飯錢，平日裏也幫著清掃院落、浣洗衣裳。人扔在她這兒兩個多月，姜府那裏沒有半點消息，看到姜婉抵給她的那幾件寒酸首飾，靜慧庵主大抵明白了姜婉在姜府的處境。

想來也是，假如真是受寵的官小姐，姜府又怎麼會把她送到庵堂來？平白玷汙了好名聲。思及此，靜慧庵主不由得動了歪念頭。

靜慧庵主先是旁敲側擊又軟言相勸了幾天，見姜婉油鹽不進，氣惱之餘便顯露了原本的面目，喊來粗僕直接朝她腦袋拍了一板磚，將她拍暈後送到床榻上。

粗僕下手的力度很有分寸，絕對是死不了人的，但壞就壞在姜婉沒料到面目慈善的靜慧庵主會強逼她接客，這幾日是食不知味、夜不能寐，生怕保不住自己的清白。

她的身子骨本來就虛，在這幾日精神極度緊繃、擔驚受怕的狀態下，那一板磚就成了導火索——她在昏迷中猝死了！

姜婉前腳剛見了閻王，後腳商慈的魂魄就進了她的身，這一出一進，不過半盞茶的時間，連一直坐在她身旁的蕭懷崇都不知她已經從鬼門關兜了一圈。

商慈抬手摸了摸後腦杓，果然有個鼓鼓的大包，一碰就疼得很。

姜婉的記憶片段全是壓抑的、陰暗的。幼年時，姜琉三兄妹欺辱她的場景、馮氏帶人來捉姦的場景、靜慧庵主遊說她接客的場景、粗僕舉起板磚砸向她的場景，夾雜著姜婉殘留下來的怨懟與恨意，方才那一瞬間，商慈幾乎要被這些負面情緒給壓垮了。

縱觀姜婉這一生，就是一個慘字，吃了一輩子的虧，沒享過半點福，臨死還被商慈占了身子，悄無聲息地赴了黃泉路，想來連給她燒紙錢的人都不會有……

既然占了妳的身子，我便欠妳一個因果，別人欠妳的債，我會替妳盡數討回來，商慈在心中默道。

陌生男子的氣息逼近，看著男人俯下身，寬大的手掌撫上她的腰際，此時饒是商慈反應再遲鈍，也明白這人要做什麼了。

若是敵明我暗，她有一百種方法讓面前這個男人生不如死、災厄連連，甚至可以讓他祖墳冒黑煙、禍及子孫三代！但是面對面的交鋒……商慈眼神滑過他胸膛和小腹那線條分明的肌肉，她連她剛滿十歲的小師兄都打不過，更別說是一個一看就有武功底子的大男人啊！

床上的少女眼神放空，似又在發呆，秀眉微蹙，好似想起了什麼難言的往事，潑墨般的長髮散落在床上，越發襯得她肌膚賽雪，像個精緻的瓷娃娃。

蕭懷崇想起她還是個雛兒，難免有些緊張，正想著要不要寬慰她兩句，只見她墨瞳一轉，黑白分明的杏眼望過來——

「這位公子，我瞧你我有緣，不如我來給您算一卦？」

蕭懷崇低頭瞧了瞧，他確定自己身下壓著的是位小尼姑而不是道姑，不由得抿唇嗤笑，「妳一尼姑還會算卦？」

商慈眼見有戲，連忙直起身子，「會的會的，不光算卦，看相、測字、摸骨我都會。」

蕭懷崇更納罕了，「看相？妳們佛門不是講究相由心生？」

「我不是佛門弟子……」她還未說完，又被摀倒在床上，耳邊傳來嘲諷的低啞嗓

音——

「呵，省省力氣吧，神棍騙子，爺我見多了，摸骨？我也會……」

溫熱的手掌鑽進衣領滑過脖頸的肌膚，讓她瞬間打了個激靈。

商慈急了，靜慧庵主閱人無數，她現在確實還是未經人事的清白之身，下毒和捉姦完全是姜琉和馮氏聯合設的一場局。

姜婉平時待下人很好，那柴房的夥計沒忍心真對她做什麼，這是馮氏的疏漏之處，不過馮氏的目的是將她趕出家門，究竟是假戲真做還是真戲假做，她也不關心了。總之不管怎樣，現在世上已沒有了姜婉，這身體是她商慈的，她就算拚死也不會讓一個陌生男人白白占了她的便宜。

她使出全身力氣，死死按住那隻不安分的手，不讓他再深入半寸，同時也不敢再藏拙，敏銳地一寸寸掃過男子的五官命宮，竹筒倒豆子一樣把所看到的盡數說了出來。

「你虎鼻高挺，鼻尖飽滿，蘭臺、廷尉不偏不曲，是天生富貴之相，一輩子財源不盡……」

蕭懷崇眯起眼看她，一臉皮笑肉不笑的模樣。

「龍眉駕眼，龍眉彎曲清秀，你兄弟一定很多。駕眼稍長，是天生近君輔佐君王的料子，若入朝做官，必成大事……」

聽到這，蕭懷崇眼底閃過一道波瀾，卻恍若未聞地使力，繼續探進她的衣領。

「你眼廓泛青、淚堂凹陷、子息福薄，註定這輩子無兒無女，斷子絕孫！」最後一句話，商慈幾乎是紅著眼吼出來的。

蕭懷崇聞言，面無表情的臉上陡然出現一絲裂痕，面容有些扭曲，他甩開她的手，怒不可遏地道：「妳說什麼？」

商慈迅速從床榻上坐起，鬆一口氣的同時仍然面帶警惕地盯著他。從這男人的反應來看，她方才的話已狠狠戳到了他的痛腳，指不定他會做出什麼惱羞成怒的事。蕭懷崇此時像被人兜頭澆了盆涼水，從頭冰到腳，半點性慾都沒了，一雙烏沉沉的眸子裏盛滿了怒火，一副要殺人的表情。

「斷子絕孫？妳這是在咒我？」蕭懷崇攥緊拳頭，忍了又忍才沒有爆粗口。

這年頭，蜂麻燕雀的江湖騙子遍地都是，蕭懷崇當年病急亂投醫的時候，也沒少上那些神棍術士們的當。

那些神棍慣會的手段就是拍馬屁，先是天花亂墜的一通誇，最後隨便給你扣一頂什麼血光之災的帽子，叫你破財免災。

對於什麼血光之災，蕭懷崇一點也不在意，他只關心他的子孫後代，多年來他走訪了不少隱世的神醫、半仙們，卻沒有一個可以治好他的「病」。

整整十年，這件事像塊揮之不去的烏雲盤桓在他的頭頂上，如今被一個素未謀面的小尼姑開口點破，蕭懷崇覺得惱怒難堪的同時，對她卻是少了幾分輕視，畢竟僅靠相面就能勘破他多年隱疾的，她是第一個。

難道她知曉了自己的身分？不可能，他在她面前一直自稱「我」，就連靜慧庵主也不知他確切的身分。

方才她那三句話，相當於將他的老底全揭了，所以羞惱過後，蕭懷崇此刻心中驚疑不定，他只不過想來庵堂找個樂子，結果歪打正著碰見高人了？面前這個眼波潑灑、面若桃花的美人，怎麼也不像是個會相面算卦的先生啊……

商慈見他沒有要揍她的樣子，頓時就安了心，端起一臉誠懇無害的樣貌說道：「我說的俱是實話。當然，光看面相未免有些片面，公子若信我，我可替你看看手相。」

蕭懷崇將信將疑，猶豫片刻後還是默默地伸出左手，掌心朝上。

從食指到掌根有三條掌紋蜿蜒相接，從坤位到明堂有一條紋，從兌位到坎位有另一條紋，是典型的震卦紋手相。若震位豐滿、顏色紅潤者，命中必有子，但是他這三條紋路過細，且有一條橫向的煞紋破壞了整個震卦，而且那條煞紋極淡，並不像是天生的掌紋。

商慈摸著下巴若有所思，同時直言道：「震卦紋過細且帶煞，命裏無子息，只能抱養別人的兒子。」

她的話對蕭懷崇來說無疑又是當頭一棒，他握緊了拳頭又鬆開，有些艱澀地問：「這煞可否化解？」

「能不能化解我現在還不敢斷言，如果我沒猜錯的話，這煞並非你命中生來帶有的，而是後天被人下了煞局。」

師父最常教導她的一句話便是人不可貌相，這和佛門中所說的「相由心生」有一定的相通性。

聽起來似乎與相術的本質兩相矛盾，其實不然。

每個人的相貌是天生自帶因果，從面相、手相、甚至足底相都會形成一種高度統一，如果道行足夠，靠批八字、看面相、望手紋，就能把一個人大致的命運批下來。

但人的相貌不是一成不變的，受後天性格、環境因素影響，因緣機遇之下，相貌也會發生改變，師父也是借此話來告誡她——可相人卻不可相命。

沒有人一生下來就是眼廓泛青、淚堂凹陷，外加他掌心橫生出來的煞紋，商慈可以斷定他這一臉無子衰相，是後天被高人布下煞局的傑作。

「煞局？」蕭懷崇聞言，臉色大變，「妳的意思是有人在害我？」

商慈輕點了點頭。

蕭懷崇坐在床榻邊的杌子上，長吸了一口氣，原來困擾了他十年的問題，根源不是出在他自己身上，而是小人暗算，這事情轉變得太快，他得好好消化消化。他現在是萬不敢再對商慈不敬了，雖然她渾身上下沒有一點世外高人的樣子，但憑她說的那番話，哪怕有一線希望，他也絕不會放棄。

只不過他自持身分，依然是一副居高臨下的口吻，「姑娘，若妳能替本王破了這煞局，妳要什麼本王便能允妳什麼，前提是妳方才所說俱是真話。」

聽他自稱本王，商慈並未感到意外，方才看他的面相時她已猜到了三分，天生富貴、兄弟眾多、輔佐君王成大業，除了王爺還有誰呢。

空口無憑地想讓他相信自己也不現實，通常商慈都是先辦事再議其他。

想要透過外力因素來影響一個人的命格，必須是日積月累，那煞局所在必定是王

爺常待的地方，八成就在王府了。

商慈站起身來道：「如果王爺方便，今日我便可隨你去王府探一探那煞局。」這掛羊頭賣狗肉的尼姑庵她一下也不想多待，不趁此機會抱緊王爺大腿趕緊開溜，更待何時？

蕭懷崇對她的來歷始終是抱有懷疑，見亮明自己身分後，她神色如常，沒有半點意外和誠惶誠恐，心下更添幾分好奇，「妳……究竟是什麼人？師從何門？」

商慈張了張嘴，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做他們這一行，道教的可以被尊稱為道長，佛家的可尊稱為大師，而她無門無派，換句話說就是野路子。尊敬他們的喊一句先生，難聽點的就是神棍，可無論什麼三教九流，總得有個師承吧。

除去道佛這兩大家，還有三合派、九星派、八宅派、玄空飛星等頗有些知名度的派別，剩下的小派別，五花八門不勝枚舉，但她的師父就是這樣一個奇人，從沒入過任何一派。

商慈曾問過自家師父這個問題，他撚著長鬚，高深莫測地道：「為師我這身本事一半是靠自己鑽研領悟，一半是受各路高人點撥，取各家精華，自成一派，妳好好跟著為師學便是，還問這做什麼，得了便宜只管偷著樂吧。」

腹誹歸腹誹，師父在行業中的名號可是響噹噹，早年的時候還是吃皇糧的，官封「欽天監監正」，曾為先帝勘選過皇陵，什麼雜七雜八的術數都懂一些。

辭官歸隱後，還有不少達官顯貴慕名找上門來，師父被騷擾得煩了，手捧羅盤、身擔書箱、騎著毛驢就這麼離家出走，在路上順便撿了他們這三個徒弟。

「我無門無派，相面的本事是跟我師父學的，不過他老人家的名諱我不便提，」關於師承方面，商慈含糊過去了，但身世方面，商慈不敢亂講，堂堂一個王爺想要查她的身分是很容易的，於是如實道：「不瞞王爺，我本是大戶人家的小姐，受到家人陷害，而被長輩送到淨慧庵清修，靜慧庵主見我孤苦無依，逼我來接客，我為王爺請纓破煞，也是想借王爺之手離開淨慧庵，咱們各取所需。」

蕭懷崇點點頭，她這番話裏其實是有漏洞的，既是大戶人家的小姐，家裏怎麼會讓她學相術呢？在他們這些王公貴族的眼裏，相術是下九流的東西，上不得檯面，不過他的目的只是要請她破煞，她究竟是何來歷，對他一點也不重要。

商慈走到一旁收拾包袱，這才想起她的家當都陸續抵給靜慧庵主作住宿費了，就剩下換洗的衣衫還有幾顆碎銀子，她一拍腦門，心想壞了，立刻轉身對蕭懷崇道：

「王爺，我忽然想起一事，我來得匆忙，一些破局需要的法器都沒帶在身上。」她的靈魂雖然附身到姜婉身上，但隨身的傢伙全落下了，那些袖珍羅盤、玲瓏骰子、犀角籤筒……師兄應該會替她好好保管吧？商慈這麼安慰自己。

蕭懷崇看了眼桌上的筆墨硯臺，「無礙，需要什麼妳寫下來，我這就叫人去準備。」

商慈正在掰著手指算重新置辦這些東西要花多少錢，肉痛得很，乍聽見這話，頓時笑逐顏開，高興地執筆寫清單。

首先羅盤是必備的，定位全靠它；因為不清楚煞局的形態，商慈又添了八卦鏡。破局不比布局，不用準備太多東西，但為了以防萬一，她還是寫上了公雞血、米

酒、桃枝等等除邪避穢的物件，畢竟是煞局，難保不會引來一些不乾淨的東西，寫完後將清單遞給蕭懷崇。

蕭懷崇接過去看了兩眼，都是尋常用的東西，徑直走上前，打開屋門對門口候著的一位隨從說了兩句話，隨即便拿著清單轉身快步離開。

商慈收拾完包袱，低頭看了看身上的素袍，心下有些膈應得慌，而且這尼姑裝走在街上未免太招眼，於是叫蕭懷崇在門外等著，自己則換了身尋常的棉布襦裙。

第三章 肅親王府的煞局

拾掇好一切，兩人剛走出院門就被靜慧庵主給攔下了。

靜慧庵主雙手合十，望著蕭懷崇的臉上堆滿了笑，「蕭施主，怎麼這麼快就出來了？」眼神微轉，一眼就瞧見他身後已換了衣裳、揹著包袱的商慈，笑容頓時僵在嘴角，「姜姑娘，你們這是要去哪兒啊？」

「靜慧庵主，承蒙您這兩個多月來的照顧，我想了想，自己不是修佛的那塊料，還是回家去吧。」商慈笑盈盈地看她，「照顧」兩字有意無意咬得很重。

靜慧庵主比她想像的還要厚臉皮，表情都沒變一下，像是絲毫沒聽出她的弦外之音。

蕭懷崇則直接無視了靜慧庵主，徑自大步繞過了她，他堂堂一個王爺，去哪裏還用得著跟老尼姑彙報？簡直笑話。

商慈繼而垂頭跟在他後面走，經過靜慧庵主時，卻被她一把抓住了手腕。

就知她不會輕易放人，商慈歎了一口氣，偏頭看向靜慧庵主。別看她已有五十多歲，力氣卻不小，商慈掙了兩下硬是沒掙開。

靜慧庵主依舊慈悲地笑著，只是語氣冷了幾分，「蕭施主，姜姑娘不是我們庵堂裏的人，是家裏送來清修的，先前姜府夫人囑託我們好生照顧，萬一她家裏來要人，貧尼不好交代啊。」

這話聽著真耳熟，商慈認真回憶了一下，在靜慧庵主開誠布公地要姜婉接客後，姜婉也曾想過要離開尼姑庵，但每次都被靜慧庵主藉口攔下。

理由便是——若姜府來要人，庵堂不好交代。

她又沒賣身給淨慧庵，人身自由倒被徹底限制了，雖說淨慧庵的性質和青樓差不多，但到底還是佛門之地，若太過明目張膽地逼良為娼，鬧到官府，即便淨慧庵背有高官顯貴撐腰，也是一件麻煩事，況且姜婉好歹是個官家小姐，靜慧庵主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膽子敢扣留人？

商慈原先還在納悶，如今乍聽靜慧庵主說漏了嘴，這才明白過來，原來這是她那後娘暗中授意的結果。

商慈唇角勾起，湊近靜慧庵主，在她耳旁低語道：「庵主，您身為出家人，難道沒有聽過一個詞叫做現世報？佛堂裏還供奉著釋迦牟尼金身像，在佛祖眼皮子底下行著這般汙穢事，您就不怕佛祖降罪於您？」

聽見這話，靜慧庵主微怔，這位姜小姐來了庵堂之後，終日躲在房間裏，見了生人就臉紅，平時是悶葫蘆一個，怎麼忽然間變得伶牙利齒的了？

靜慧庵主隨即微抬下巴，望著她冷笑，說道：「這世上大奸大惡之人多了去了，

貧尼平日裏燒香誦經、虔心向佛，幾十年如一日，從未斷過，要論現世報，那也輪不到貧尼頭上。」

在靜慧庵主眼中，拉皮條的行為算不上什麼，比起那些姦淫擄掠、草菅人命的強盜，簡直不值得一提，看在她每日賣力誦經的分上，佛祖不會和她計較的，而且佛祖那麼忙，世上不公平的事又那麼多，祂管得過來嗎？

商慈聞言，不由得莞爾，人都是這樣，處處存著僥倖心理，大惡是惡，小惡也是惡，誦幾句經就能化解妳這些罪過了？世上哪有這麼便宜的事！

在商慈的印象中，佛門之人大都懷著悲憫之心，有的是徹底被感化了，有的是出於對因果輪迴的敬畏，像靜慧庵主這種知法犯法且完全沒有悔過之心的，她還是頭一回見。

商慈把靜慧庵主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眼底閃過一絲狡黠，「額上有黑斑，是病氣纏身之相。鼻端枯削晦暗，預示破財。要是繼續幹這種缺德事，我看您怕是好日子不多了。」

靜慧庵主這下繃不住了，嘴角的偽笑盡失，狠狠剗了她一眼，胸口氣咻咻地起伏著，「貧尼身子骨好得很，姜姑娘這麼亂說話，當心造下口業！」

其實靜慧庵主的破財病氣相是有方法可以躲過去，但商慈完全沒想過要替她消這災，一時的命運可以改，但她的心性已腐爛到無藥可救了，於是她沒再說話，就這麼靜靜地看著靜慧庵主。

商慈的瞳仁很黑，水靛靛的，像是精心打磨過的黑曜石，直透人心底。

靜慧庵主被她看得心裏有些發慌，微偏開頭，躲著她目光，攥著她的手腕卻是越發用力。

這時蕭懷崇走過來，橫插進兩人之間，強行把靜慧庵主攥著商慈的手分開，同時掏出象徵王爺身分的四爪盤蟒玉佩晃了晃，在靜慧庵主的瞠目結舌中，直接把商慈帶走了。

靜慧庵主過了好半天才反應過來，想清楚那玉佩上雕著的是什麼，當下心裏一咯噔，她只知道那位施主姓蕭，蕭雖是國姓，但平民中有這個姓的也不少，所以她壓根沒往那方面想。

王爺會來尼姑庵找樂子，大抵是怕去京城裏的花街柳巷萬一被人認出來不好，所以隱瞞了身分，偶爾來她們尼姑庵坐坐。

王爺有心低調，靜慧庵主哪敢宣揚出去，心思轉了幾個來回，不久便打定主意，若是姜府有人來問就說姜婉自己跑了。

靜慧庵主隨即叫來管事的比丘尼，把姜婉住過的小屋鎖了，緊緊闔上了院門。

商慈跟著上了蕭懷崇停靠在庵堂前的馬車，淨慧庵建在半山腰上，四周全是翠竹山林，十分僻靜，待下了山，馬車駛進了坊市，周圍才開始熱鬧起來。

掀起簾子，只見道路兩旁人潮如織、車馬輻輳，喝大碗茶的、吹糖人的、舞大刀、吆喝聲皆帶了一口濃濃的京腔。

身為一個半吊子神棍，商慈的方向感一向很差，分不清東南西北，所以羅盤從不離身。聽見不同以往的腔調，她的腦袋忽然一懵，她這是一下到了千里之外的京城了？

夏國雖然幅員遼闊，但她記得，她和師兄原本應該是在夏國的東南方靠近沿海區域，而京城作為一國之都則是坐落在夏國的中心偏北處。

這下可好了，一下子差了不少上萬里，這兩地的路程光坐馬車就要耗上數月，想到這，商慈將下巴擱在窗框上，滿臉愁苦。

自己這一窮二白，盤纏完全沒著落，外加自己容易迷路，還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回到家啊？

師父最喜歡在山野的犄角旮旯處安家，說這才有採菊東籬的隱士氣質，好似住在城裏就不能襯托出他的曠達，所以商慈從小在各地山溝溝裏長大，住遍了各種竹屋、茅屋。

京城是夏國最繁華的地段，商慈從未見過這麼寬敞的青石板大街，連酒樓門口掛的錦旗都十分氣派，看著馬車外緩緩掠過的景致，心情也漸漸平靜下來。

下了馬車，看到面前雕梁畫棟的府邸外加上書「肅親王府」的匾額，商慈越發堅定要破煞的信念了。她心想，為王爺解決了生育大計，想必他也不會吝嗇酬金，盤纏問題就解決了，兜裏有錢就什麼都好辦，其他的可以從長計議。

踏過門檻，遠遠地看見兩個小丫鬟攙扶著一位體態瘦削的婦人朝這邊走來，蕭懷崇見了，提步迎了上去，商慈亦跟隨其後。

那婦人看樣子不過二十出頭，烏鬢粉腮，但走近了才發現她氣血不太好，唇色很淡，像是大病初癒的樣子，許是常常皺眉頭，眉心幾條細紋，一身綾羅綢緞，髮間綴滿了明珠步搖，舉止貴氣端莊，應該就是肅王妃了。

「王爺。」肅王妃一眼就瞧見了蕭懷崇身後的商慈，雖對著蕭懷崇福身，眼神卻一直不善地打量著她。

商慈瞧見了，心中哂道，想來也是，自家夫君陡然從外面領回來個女人，而且還是個一臉狐媚相的女人，任誰臉色都不會好看。

蕭懷崇上前一步，對肅王妃低語了幾句，肅王妃的表情先是驚訝，再看商慈的眼神立馬不一樣了，雖還帶著狐疑，但和善了許多。

肅王妃輕扶著她的胳膊，柔聲道：「姑娘，隨我來。」

商慈在進王府的那一刻就在處處留意，整個王府坐西北向東南，是為乾宅，府門開在兌位，這種布局，宅子主人富貴多金銀，光憑宅門便能斷吉。

穿過大堂，徑直來到後花園，庭院東南方有一汪水池，池上建著荷花亭，抄手遊廊橫貫其上，水池西角有三塊高低錯落、兩人高的假山置石。這池塘的水是活水，在低凹處儲水，再由翻水車運到高處，形成源源不斷的小型瀑布。

池裏的菡萏開得正盛，荷葉間隙處，有幾尾肥大的金色錦鯉游得正歡暢，清風徐來，荷香繞鼻，水波潋灩，輕霧裊裊。假山置石與池塘、疊水、水口之間形成正蟠龍形的風水局。

正蟠龍形局寓意家藏金玉、福澤綿綿，是上好的風水局啊，商慈毫不錯眼環顧了

一周，整個王府的風水都是極好的，並沒有發現哪些不妥的地方。

趁著商慈看風水的空檔，身旁的肅王妃不時和她搭著話。

「看不出來姑娘年紀輕輕竟然還懂風水？」

「我擅長的是相術，風水只是略懂一些……」

「我與王爺成親後便一直住在親王府，住了近十年，並沒有發現有什麼奇怪的地方，當初建親王府，用的都是御用的工匠，請的也是頗有名氣的風水先生，我聽王爺說，妳說親王府被人下了煞局？這……」

「要麼是請的風水先生有問題，要麼是工匠有問題，敢問王妃您與王爺成親十年來，是不是未曾有過子嗣？」

聞言，肅王妃的臉色頓時黯淡了一些，手指緊緊絞著帕子，蒼白的嘴唇有些抖，

「是……我與王爺成親十年，一直沒有懷孕，後來王爺又陸續地納過幾房小妾，皆無所出。有個妾室倒是懷上過一次，但是……」

肅王妃像是回想起了什麼恐怖的東西，眼底閃過厭惡和懼意，迅速岔開了話題，偏過頭衝商慈慘然一笑，「我和王爺都是喜愛孩子的人，這件事一直是我的一塊心病，這兩年我身子不大好，加上思子心切，想著實在不行就從旁支抱個孩子來養，但我和王爺還年輕，實在是不甘心。」

「說得多了，王爺大概也嫌我煩了，每次下了朝都臨近傍晚才回府……呵，想來也是，這偌大的王府一片死氣沉沉，若換做是我，也不想整日悶在這清冷的府中……」

商慈摸了摸鼻子，想安慰肅王妃卻不知從何開口，又該以什麼立場開口。方才肅王爺和她介紹自己的時候，肯定是省略了他們兩人認識的過程，不然肅王妃此刻也不會用這種推心置腹的語氣同自己說話。

換成任何一個重名節的女子，只怕寧願再死一次也不願跟那尼姑庵扯上關係。不過商慈心大，她能死而復生已經是天大的福氣了，哪還容得她挑剔醒來的時間地點。

而商慈對那暴脾氣的肅王爺也全無好感，明明王妃都身體抱恙，他不陪在夫人身邊照料，還跑出去尋花問柳，真是徹頭徹尾的爛人！

短短一日，比她過去十七年加起來都要驚心動魄，先是被裕王墓穴掉下的亂石砸死，後被師兄用北斗七星陣續命，醒來之後差點節操不保，現在還要幫這混蛋王爺解決生育問題……商慈想想就覺得心累。

忽然間，腦海中閃過一個白髮飄飛、盤膝而坐的身影，衣衫滿是血汗，參天星辰在他身上灑滿了細碎銀光，臉色蒼白如紙、眉眼含霜，像一尊冰晶堆砌的雪人。商慈覺得鼻尖一陣陣地泛酸，不知師兄他……現在還好嗎？

在庭院裏逛了一圈，再次回到大堂，這時蕭懷崇派出去置辦物件的隨從回來了。

隨從手中拎著個沉甸甸的包裹，躬身遞給蕭懷崇，「王爺，您要的東西。」

蕭懷崇側身，示意他交給商慈。

商慈接過打開一看，要的東西一樣不少，隨手拿起那件桃木羅盤，上手很輕，有一股若有似無的檀香氣，邊角沾著些許香灰，顯然是一件開過光的法器。

法器是指帶有某種氣場且能起到招財、辟邪、納福等特殊效用的器物。

法器又分先天法器和後天法器，先天法器是指天生帶有氣場，一般是由生來帶有靈氣、罕見的木材山石雕琢製作而成，如百年菩提、舍利子之類，存量稀少，可遇而不可求。而後天法器通常是指被佛教高僧開過光的器物，或者是經過高人們長期使用過的羅盤、佛珠等等，長年累月下來會漸漸自己形成一種氣場，只是效果通常比先天法器要差一些。

像商慈之前那只跟了她十年未離過身的袖珍羅盤，已達到了後天法器的入門標準，無論是方位堪輿還是尋龍點穴，比一般的羅盤更具穩定性和精確度。

商慈打量著這件羅盤，心想應是被某個高僧開過光，加上是桃木材質，有些辟邪的效用，不過對破煞沒什麼幫助，但也算是件不可多得的寶貝。

裝備齊全，接下來就該工作了。

商慈手捧羅盤，轉身對蕭懷崇道：「勞王爺引路，從東邊的屋子開始，我們逐個尋查，包括下人的房間，一間也不能放過。」王府整體的風水布局沒有問題，那這煞局定是隱蔽在某個不起眼的房屋內。

商慈全神貫注地盯著羅盤上的磁針，跟著蕭懷崇走馬觀花般穿廊過院，走到房屋前也不進去，只在門前逗留片刻，繼續去往下一間。

整個王府占地數十畝，走上一圈要耗費不少功夫，肅王妃身體抱恙，仍執意要跟著一起去看。

商慈本就不著急，為了照顧肅王妃，故意放慢了腳步。

王爺、肅王妃以及兩個隨從丫鬟同一個面生的女子，閒庭信步地在王府裏兜著圈，不少王府的下人們瞧著這場面，大感稀奇卻不敢湊近，只遠遠地觀望著、低聲議論。

一炷香的時間過去，並沒有什麼進展。

眼見著就要走完最後幾間房，這時羅盤上的磁針幾不可見地往下沉了沉，商慈驟然停下腳步。

抬頭看著面前煙熏火燎、人聲嘈雜的矮房，商慈愣了愣，問道：「這裏是……灶屋？」

肅王妃順著她的目光看去，柔聲道：「是啊，現在已近西時，膳房裏的下人都在忙著準備膳食。」

膳房裏不時傳來清脆的鍋碗碰撞聲，刀剝砧板的沉悶聲響，柴火味混著飯菜的香氣從門縫中溢出來。

商慈推開虛掩的門，抬腳走了進去，可能是因為從事這行久了，她比尋常人更加敏感一些，剛走進灶屋，她就察覺到一絲不對勁，只是具體哪裏不對勁，她也說不上來，只覺得有股陰氣從腳下冒出。

灶屋裏的下人們分工明確，擇菜的擇菜、掌勺的掌勺，鍋灶燒得正旺，乾柴劈哩啪啦地炸著火星，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商慈在走進屋子的那一刻便能斷定煞局就

是在這兒沒錯了。

氣場這東西無處不在，哪怕封閉了五感，靜坐在空無一人的曠谷中和喧鬧市集中的感覺終究是不一樣的，這灶屋裏人雖多，但給她的感覺不像是有人氣，反而有種在墓地墳頭的陰森感。

蕭懷崇見商慈的面色沉重，對正在幹活的下人們吩咐道：「都先別忙活了，出去吧。」

粗使婆子們不明就裏地相互對視一眼，低頭應了句是，紛紛放下手中的活計，走出了屋門。

商慈開始認真打量起灶屋的布局。

陽宅即活人住的宅子，反之，陰宅便是指墓地、安放棺材靈柩的地方。

陽宅按八卦原理可分為「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等八種宅形，可簡單歸納為「東四宅」和「西四宅」兩大類，人同樣也被分為八種命形。

之前商慈就有詢問過蕭懷崇的八字，對應的是「艮」命，她對照著羅盤，心裏計算著方位，看了一眼鍋灶火門的開口方向，忽然就明白了什麼。

人們都把鍋灶當做小事，卻不知它其實是房宅風水中最重要的東西。這灶位的朝向如果對著主人年命的生氣方，就會有各種災厄發生。不過這座鍋爐的朝向更狠，王爺是艮命，灶口正對著巽位的絕命方，是存了心要滅王府的子嗣。

「姜姑娘，這灶屋……有什麼問題嗎？」肅王妃見她一直沉默不語，有些忐忑地詢問。

肅王妃與蕭懷崇都以為她姓姜，商慈也沒糾正這種小事，收起羅盤，直言道：「這鍋灶的朝向不對，是風水裏的大忌，會導致府中人丁損傷，孕婦多小產，就算生下來也多半會是怪胎。」

聽見這話，蕭懷崇和肅王妃同時面露異色。

半晌後，肅王妃嘴唇微抖，眸光閃動，「怪不得、怪不得劉氏會……」撞見蕭懷崇警告的眼神才自知失言，連忙以手掩唇，嚥下梗在喉嚨裏的話。

蕭懷崇並非從沒有過孩子，三年前，妾室劉氏曾經誕下過一名男嬰。

那孩子生下來時骨瘦如柴，哭叫聲斷斷續續，像奶貓兒一樣，最要命的是接生婆子把他翻過身來才發現那孩子竟然沒有魄門，臉都嚇得青了，至於請來的大夫見都沒見過這等怪事，當時手腳就軟了，更別提醫治。

後面也沒什麼可說的，只能吃而不能出，要麼是被漲死，要麼是被餓死，沒過兩天那孩子便腹大如斗，嚥氣了……

肅王妃至今想起那嬰兒的死相時還頭皮發麻，那孩子死時四肢瘦得皮包骨，肚皮卻圓滾滾得像個皮球，雙眼凹陷、渾身青紫，格外的淒慘……

早知如此，她當初還不如給劉氏灌一碗避子湯，免得那孩子來這世上白白遭了兩天罪，也給王府帶來了一場劫難。

這件事是王府的祕辛，當年負責接生的產婆和丫鬟都被蕭懷崇打發到莊子上。

劉氏因為這事至今還瘋瘋癲癲的，蕭懷崇顧念舊情，也憐劉氏孤苦，便讓她留了下來，只是終日禁足在那不大的院落裏，這輩子估計也就這樣了。

難道僅僅是因為鍋灶的朝向就禍害了王府十年之久？商慈眯起眼，細細地觀察著屋內每一個不起眼的角落。

不，不可能這麼簡單！商慈在心中道，屋裏一定還有其他的東西在作祟。這煞局的手法並不算高明，純粹是在欺負王府裏沒有懂風水格局的內行人，所以這灶膛的方向很可能只是個障眼法，是用來掩蓋屋裏真正在害人的東西。

這純靠方位擺放的煞局很容易被破壞，而且威力也不會這麼大，必須要有個鎮煞的東西提供源源不斷的陰氣來維持這個煞局，如果僅僅是把這灶臺拆了換到合適的位置，只要不找出那關鍵的東西，王府的「詛咒」仍會繼續存在。

這種時候羅盤是派不上什麼用場的，只能地毯式搜索。

為掩人耳目，那東西一定不大，而且必定是藏在平時下人們觸碰不到的地方。思及此，商慈走到屋子的正中央時下意識的一抬頭，瞧見那被油煙熏得烏漆抹黑的房梁，眼神驀地一亮。「王爺，麻煩叫人拿把梯子過來。」

蕭懷崇猜到她許是發現了什麼，連忙差人去取梯子。

須臾，梯子取來了，商慈恐高，順勢對那搬梯子的隨從道：「你去看看房梁上是不是藏了什麼東西。」

那隨從搭好梯子爬上去，不一會真的摸下一塊用紅色油布包裹得方方正正的匣子，隨著隨從取下包裹，房梁上積攢的灰塵也簌簌地向下落。

油布包被送到商慈面前，就見上面沾了一層油垢灰塵，想必已被擱置在上面很多年了。

商慈皺了皺眉，「我建議你們還是不要打開看了，免得被噁心到……」

她話還未說完，只見蕭懷崇已經手快地扯開了紅油布，匣子應聲而開，待看清那盒子裏裝的物品，在場人全部倒吸一口涼氣。

肅王妃更是瞪圓了眼，尖叫一聲，連退了數步。

蕭懷崇臉黑如鍋底，捧著那盒子，丟也不是，不丟也不是。

匣子一打開，撲面而來的是一股腐爛的惡臭，令人作嘔，匣內是一團黑乎乎的不明物體，仔細打量那輪廓，勉強能分辨出是一具嬰兒的骨骸。

屍體像是被用什麼藥物特殊處理過，這麼多年了，身上的肉還沒全部爛掉，而是像風乾了一樣，乾巴巴地附著在骨頭上，嬰兒的四肢緊緊蜷縮在一塊，不像是自然死亡。

除了這具屍體，裏頭還有一小撮用紅繩捆綁的頭髮，幾片不知道是什麼動物身上的鱗片，以及一張皺巴巴的黃符紙，因為匣子內潮濕不透氣，紙上的字體有些模糊不清，但還是能看出來上面寫著的是蕭懷崇的生辰八字。

「這撮頭髮應是王爺您的，這鱗片看著是某種蛇鱗，至於這死嬰應是活生生地被人拿藥物浸泡致死，所以才會有這麼大的陰氣。」

商慈也搞不明白這幾樣東西湊在一起是個什麼說法，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玩意是害人的。

蕭懷崇終於繃不住，偏頭乾嘔了兩聲。

匣子被封了十年，存留下來的都是「精華」，散發出來的屍氣吸上一口都夠噁的，

商慈見了，抬手把盒蓋打下，連同那紅油布扯過來，轉身塞進剛從梯子上下來、那倒楣隨從手裏，「拿去燒了吧，記著，燒完後把燒剩下的渣渣埋進地下，上面撒些墳頭土。」

東西離了手，蕭懷崇的臉色緩和了些，但還是頂著一張臭臉，睜了還杵在那兒不動的隨從一眼，「還不快去！」

肅王妃撫著胸口，平復了半天才上前攔住蕭懷崇的衣襬，眼眶發紅，哽咽地道：「王爺，府裏怎麼會有這種東西……整整十年啊，設這煞局的人是何其歹毒的心思，是鐵了心要我們王府絕後。」

王府的奴僕少說也有上百人，想要趁周圍的人不注意溜進王爺寢室從篋梳上弄來幾根頭髮也並非難事，而且時隔這麼多年，現在根本無從查起。

他在朝中樹敵不少，兄弟手足亦不可信，當初建造王府，經手的全是御用的工匠，所以這事甚至有可能是那位屬意……

蕭懷崇閉上眼，努力壓制幾欲發狂的怒氣，緊握著的拳頭骨節發白。

常言雖道父債子償，可是他那生下來就殘疾、短短兩天就夭折的孩子，還沒來得及好好看看這個世界，他造下的孽果怎麼也輪不到那無辜的孩子來還啊，他如何能不恨，如何能不惱？

商慈並不關心他們這些皇親貴冑間的恩怨糾葛，她的工作是拿人錢財替人消災，別的她沒有立場過問，也沒興趣過問。於是也不顧此刻這混蛋王爺的心情有多複雜，臉色有多難看，她按部就班開始善後。

處理煞氣的方法大抵歸為三種——

第一種是鎮壓法，採用一些特殊的山石、桃木、兵器、符籙或是大師開過光的法器強制改變氣場，不過這種鎮壓法治標不治本，一般也就維持個幾年、幾十年，待煞氣堆疊凝聚，最終還是會衝破鎮壓的氣場，反覆害人。

第二種為移化法，通常用石板篆刻太極圖陣以及一些其他陣法置於地下，尤其是太極圖，具有吸納一切不良煞氣的力量，將煞氣轉化成對人體無害的氣場。

第三種叫改源法，尋找到煞氣的源頭，改變周邊的環境，從根本上解決，一勞永逸。唯一的缺點是此法造價成本太高，只適用於小型府邸，如果是山水間的煞局，總不能將山頭鏟了，水坑填平吧，且大動土木也是不吉。

從目前的情形來看，鎮煞的毒瘤已經拔了，整個灶屋不大，把鍋灶的朝向掉換，外加多添一堵牆，並不是個大工程，所以商慈思來想去覺得還是改源法最合適。

「把鍋灶裏正燉著的飯菜都丟棄了，舊爐灶給扒了，新建的鍋灶位置要壓本命之破軍方，火門要對著乾位天醫方，子女不但減病，亦能保壽……」商慈一邊在屋裏踱步，一邊比畫。

蕭懷崇和肅王妃心中雖然百味雜陳，仍盡力集中精神，認真聽著商慈的話，他們不懂什麼是乾位破軍方，只牢牢記著她手指過的地方。

要換做以前，有人跟他們說改變一下灶屋的格局就能解決生孩子的問題，他們是打死也不信的，但如今事實擺在眼前，也容不得他們不信了。

那匣子中的嬰兒屍首太過可怖，在王府重修了灶屋後，肅王妃心裏終究有些惴惴

不安，所以又去了京城第一寺廟白馬寺上香祈福，外加求了尊鎮宅的關公像，不過這都是後話了。

Crescent